

超越技术与进步

——从核风险看人类发展文化的取向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日本“311”核事故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现代文明的立锥之基,让世人看到了技术发展背后更其严重的后果,从而对人类现有的总体发展策略和文化进行反思。作为现代发展文化的集中体现,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末日杀手。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是有原罪的,发展由此应转向内在。与“弃技”的否定性思维相对,在科学的层面上,人类在自然面前应学会“顺生”,重新回到完整地过有灵性的生活道路上来。核问题作为目前最大的安全隐患,人类应谨慎地反思核开发战略和政策,杜绝盲目乱建核电站及核能的无序竞争;人类的文化也应该进入重建发展文化、提高行为约束道德等级的新阶段。

关键词:日本“311”核事故;核风险;技术;发展文化;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 TM623.8;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1)05-0007-04

2001年美国的“911”、2011年日本的“311”——这两个不幸的日子在现代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各自刻下了特殊的一笔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恰如“911”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政治格局,“311”则会改变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诸多国家因为“311”中的核污染问题而调整了国家的能源和发展策略,其影响恐怕要比“911”深远,因为在一定程度上,“311”核事故动摇了现代文明的立锥之基。事故虽然过去半年多,全球关于其形成机制的探究与技术描述的资料业已汗牛充栋,然而由其所引发的深层思想追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以扩展。特别是哲学家的某种缺场,已使这一事故主要变成了就事论事的技术性、政策性和社会心理事件,根本没有看到技术发展背后更其严重的后果,从而对人类当下的总体发展策略和文化进行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憾。

一、技术无法为人类提供永久的安全保障

根据一般进化史的研究,最早的技术是人类为了安全与食物需要而发明的。其时的生存之难与条件之艰苦无以言表,技术就是这样被“憋”出来的。唯物史观主张劳动创造了人,其实是劳动通过技术(还有语言)创造了人。

随着科学知识的介入,近代的技术不仅在技法上,而且在动力的基础上,将各种各样的发明联结成为一个体系。这样功能强大的体系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近代发展的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技术就是现代发展文化的集中体现。现代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一片新天地,有物质的、精神的,也有社会关系的,其对世界和人类的改变已远远超出了古人的想象。应该说,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生活。

收稿日期: 2011-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技术对发展问题影响的人文规约研究”(07BZX02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科学技术对文明的影响机制及其哲学”(NCET-08-0062)

作者简介: 刘孝廷(刘啸霆,1963-),男,辽宁朝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虽然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都是以对技术研究的不充分为前提,但是相对而言,支持技术乐观主义的是有限理性,其所显示出来的往往是对天地大命和人类未来的无知。这种盲目乐观的文化不仅包含着智力上的缺陷,亦包含着道德上的缺陷,更包含着政治和社会风险。而技术悲观主义要比技术乐观主义多一些理性的成分,因为自从有了近代技术体系,人类社会实现了普遍联结,发展的速度加快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发生灾难的程度和频率也明显地增多了,影响之深以及危险的不可预期性亦愈来愈突出。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思路:或者靠不断发展新技术来克服旧技术的问题,这是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的主张;或者主张缓发展技术,因为人类的能力特别是道德水准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或驾驭技术,而需要全面的发展。两种观点争论的结果总是前一种思路占据上风,因为技术是和市场竞争挂钩的,你不发展,别人就发展,而别人发展了,你就会吃亏,所以还是要发展。这就是当下的“硬”逻辑,即资本的逻辑,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虎狼逻辑和他的“幽灵”不散的根本原因。^[1]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其底层逻辑仍是如此,就不难想象技术一直在帮助谁。

这里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两种思路究竟谁更有道理;有道理的如何具体实现。从道理上看,第二种明显地更有说服力,虽然在当下看来仍然不够。这是因为:第一,任何技术都是个别的,总是具有局部性。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一劳永逸的技术,就像永动机那样,当然也就永远不要指望技术给人类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港湾。第二,技术总是开放的,具有超越性。技术发展的逻辑一般而言,总是后项技术针对前项技术的问题而提出,因而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技术上的安全性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第三,技术系统内部是充满矛盾的,不同的技术之间经常存在相互掣肘的现象。而且随着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彼此之间的干扰也不断加大,某些大的技术干扰所引发的风险往往具有灭绝人类的性质。没准儿有一天,人类的美好愿望还没怎么实现,其本身已经自取灭亡。这在如今已根本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近乎准确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末日杀手。由于技术发展的后果不但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安全问题,却反而增大了发展的不稳定性,于是这样的时代被称为风险社会。风险与人类的发展预期显然是矛盾的,这个矛盾被叫做“自反性”,以标识科学技术导致发展问题的内在必然性。

自反性表明,这个链条上的扭结按照现有的逻辑是无法解开的,人类几百年来不过是一直在走钢丝。恰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小丑一样——最终会摔下来。^[2]为此,必须另寻出路,寻找一种文明的新哲学,以解开这个新的斯芬克司之谜。

二、在“走”与“停”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发展学看来,发展进步才是硬道理。以至于在发展浪潮的冲击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国面对科学技术的姿态,骤使科研的投入急剧增加,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与科学技术发展相伴生的一种社会进程,搅动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

问题在于,发展是不是就单纯地是好的。事实上,如果不反思发展的前提、发展的动机和目的、发展的手段等,盲目发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并非天然合理,发展是有原罪的。大致说来,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也增加了发展熵,使人类的未来越来越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对人类未来的这种“确定性的丧失”,复杂性理论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复杂性理论与发展理论之间的联合早在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和未来学代表人物托夫勒那里就可见端倪,但是这项工作在新层次上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事实上,人类当下面对着两种尺度的矛盾和冲突——资源形成的地质纪年与资源消耗的发展纪年的矛盾、人类得利的短暂消费纪年与灾害后延影响的漫长环境纪年的反差。这就提出了人类几年、十几年速生性的发展战略除了如何面对漫长的自然地质纪年,也要考虑如何应对具有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巨大环境后果的艰巨任务。

既然发展并非天然就是好的,那么就得了两种选择:怎样让发展更好,以便通过对发展进行价值和道德约束,制止不良发展;可不可以不发展?遗憾的是,由于人类对未来的无知和发展的自反性,第一种发展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发展总是多多少少要带来麻烦。发展总是要消耗资源并产生垃圾,总是要打开能源使地球变热,唯有希望这个麻烦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这在当今 70 多亿人口的地球上,也如同“不发展”一样,几乎是痴人说梦。于是,最后其实就只有一条思路,不发展或少发展。人类可以在技术上无知,却不应该在道德上无知。而道家哲学关于“弃技”的否定性思维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先不必纠结于人类究竟能不能通得过去,而是让这个想法存在,然后寻找解决途径。

所谓“弃”,就是不要、不取、不用,就是“止”“息”,就是限制欲望的膨胀。现代发展主要是依靠对自然界和人的双重榨取为手段的,那就是要、用、抢和逼的方式。简单地进行利益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方向问题。只有全人类的“弃”,才是根本。相对于 70 多亿人的需求,地球实在是太小了,现代工业许多向下挖潜的榨取方式其实是自掘坟墓。对此,某些乐观主义者主张将来移居太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个类地星球。即使发现了,环境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组织移民等,都不是像吹肥皂泡那样简单的事情。而且,作为“地球人”,人的所有参数都是在地球上形成的,是地球亿万年孕育的成果。离开了地球,人就可能变异,究竟会变成什么,只有魔鬼才知道。况且,人类既然连地球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都没住好,还要去贻害太空,那也是具有玷污宇宙性质的种系奇耻大辱。

与技术的“弃”相对,在科学的层面上,面对大自然,人类坦承自己无知、愚蠢,大概比自认聪明,更理智些。所谓的“人与自然”,最终不过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罢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或发明一种新的途径,使人类“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或在大自然面前不再耍小聪明,这就要看文明自身演进的程度与地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之间谁走在前头了。

三、让发展转向内在

人类历史的进步有时是通过一些极端现象来推动的。比如全球反恐活动就是因为“911”事件而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坏事或许可以变成好事。但是,有的坏事若挽救不及,就可能毁灭人类。有的人说,人终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赶上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话的道理实际很成问题。既然所有的人早晚都有一死,为什么不都早一点自杀呢?然而,人类绝对不能如此,包括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干。因为使少有所学、老有所养、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幸福生活,这是文明的基本追求和底线。我们不仅希望人类如此,也希望所有的物种皆如此,也就是张载所谓的“民胞物与”。尽管这近乎不可能。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人之为本性。同样道理,在地球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人类本来还可以有漫长的生存时间,却因为自作聪明加速了其毁灭速度,而自取灭亡。那么,人类的智力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并不如那些顺其自然自生自灭的其他物种,人所自诩的高贵性也一钱不值。

按照过程哲学的观点,人类在宇宙和地球上的整个历程实际上是一次冒险。^[3]所以,人类总的经历存在险象环生也是正常的。但是,人又是非常脆弱的,不仅个体,人类的种群一样脆弱。哪怕已经发展到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依然十分脆弱,这是高级动物的特征和天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平衡地分配其禀赋。这就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学会“顺生”,不违天意和自然的顺序而动。

但是,现代人有了这么多技术和手段,若不允许他干预和榨取,其精力与荷尔蒙如何释放?

由于科学技术更多地是和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物质生活自然会得到改善,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相配套的精神生活并不能自然地跟上来,甚至可能更糟,启蒙运动所畅想的精神美妙状况根本无法兑现其承诺。也正因为精神生活改进不大,人的物质生活才出了问题。伦理、道德、审美、诚信等

是与精神相联系的,精神出了问题,与物质生活相联系的各种约束和保护机制也就失灵了。

精神生活荒疏的一个直接体现是,传统的具有灵性的生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世界在人类眼前“去魅”,人的内心越发空洞化,地球只是一个宇宙的物质加工厂。这就是当下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找出更多的原因,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平衡是根本。解铃还须系铃人,遏制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与社会道德的崩坏,以及风险的规避,最终都得在精神上下功夫,这就将怎样使人类重新回到完整地过有灵性的生活道路上来的问题摆在了时代面前。所谓的“弃”“止”“息”,不仅是改变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重建精神生活的需要。

人们或许觉得这样做起来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同样的反例也大量存在。比如随着食物的增加与食物结构的调整,曾经一度出现“富胖子”现象。但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却在吃的方面非常注意和节制,有的甚至过于简朴,以至于现在得肥胖症的大多数是穷人。子曰:“道不远人”,富人的节制现象既有现代科学特别是营养学上的根据,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和教养所致。这其实是在提示人类,如何将发展的道路转移到人文建设的方向上来,让生活内在化,这才是幸福的源泉和根蒂。

就目前而言,核问题显然是人类最大的安全隐患。全世界五万多枚核弹头可以将地球毁灭十次以上,再加上不计其数的核反应堆,小小的地球势如累卵。人类利用核能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如何从过去和平地利用核能,转到现在安全地利用核能。那种“一地受益,全球遭殃”小益大害的缺德现象再也不能出现。因为人是族生动物,彼此本相辅相依。这种关系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人类也就永无真正的安全可言。对此,必须要有超前的意识,特别是要有危机意识,居安思危,谨慎地反思核安全、核开发战略和政策,杜绝盲目地乱建核电站及核能的无序竞争。人类的文化也应该进入重建发展文化、提高行为约束道德等级的新阶段,不再使福岛成“祸岛”,地球变“地狱”。有了这方面的反省,才可以在后续讨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对人类区域恶性竞争的控制和消解,重建马克思的理想。

可以预见,就风险而言,日本“311”核事故绝不是一个封顶的事故,将来还会有更大、更可怕的恶性事故发生,没有人敢说这是妄言。这似乎意味着,劳动通过技术创造了人,当然也可以通过技术毁灭人。现在根本不是什么杞人忧天,而是天已经找不到杞人了。人类似乎很容易喜甜厌苦、得过且过、转瞬即忘,这种掩耳盗铃的习性可能比福岛核泄漏的威胁对人类未来的危害更大。我们期待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不安全、不和谐、不道德的世界绝不是好的世界,不是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 [1][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J].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2][德]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一章.
- [3][英]A. N. 怀特海. 观念的冒险[M]. 周邦宪,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江 雯)